

中國戲劇叢書之二

旅行

拉比塞編

柳木森譯

上海中國書報社發行

二之書院新館國中

行旅

圖書出版
編輯本報

中國 圖書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旅行

柳 戈
木 戈
森 戈
主編 中國戲劇叢書 第二種

中國圖書編譯館出版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印行

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

中國戲劇叢書 第二種

旅行

實價國幣八角

著者 拉比 塞

翻譯者 柳木 森

主編者 戈柳木 森

發行者 屠詩 聘

出版者 中國圖書編譯館

印行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電話九二二一三

氏塞比拉者著書本



E. Labiche.

如欲排演或根據本譯本改編
或攝製電影須徵得譯者同意

愛彌兒。奧尼愛序

——拉比塞戲劇全集序——

我正住在沙龍泉(Sologne)我的朋友拉比塞的家裏，那地方不很像我們這裏納奧斯(Seine-et-Oise)的鄉下那麼的充滿着快樂神氣，我那時住在我這位老朋友的家裏，看到了這鄉間的一切，似乎都對我是特別的新鮮，而有趣，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祇知道栽花的人，遇到了這麼一位工程浩大的農夫，他一手將一片沙田莽草，改造變成了燦爛的青田，上面養着成羣的牛和羊，自然而然的心頭浮起了一陣羨慕的心理，可是當我看見他辛苦地開着一條一條的路，手裏拿着鐵手杖，腿上套着皮靴子，用了他的主人的眼光掃着那一手告成的鄉村，我竟完全忘了他是一位許多喜劇的作者，唯一能供給我們大量笑料的人哩！真的，我是將他忘了

！忘恩負義是人類的天性！像他那麼大的功勞，我們不應該在我們的墓碑上，刻着金字，將我們的恩人的名字寫上去嗎？因為不是全靠了他，我們才有了我們所有的快樂？不是全靠了他們才使得人類具有這種特殊的優點，而不和獸類一樣？

有一天，我的主人的一個農戶嫁女兒，拉比塞不願叫我一個子留在家裏，也喊我一齊去參加這婚禮，可是我情願一個子留在家裏，帶便也可以看看屋子。所以我就一個子在圖書館裏過了那麼一天的功夫，現在想起來，真是沒有比那一天的光陰化費得更值得更有趣了。因為在圖書館裏我找到了拉比塞的全部著作！我在舞台上，看到了這些作品的演出，使我樂到不得了，可是奇怪得很我從來也沒有讀過這劇本。我，不僅是我，多多少少的人都曾那麼想，以為那些劇本必得需要它的那些傳述者大大的解釋一番。而作者自己一談起他的作品，又老是那麼的謙虛。可是我現在知道我錯了，作者自己也錯了，任何人如果曾經那麼想過也都猜錯了。拉比塞的作品，在讀者就當書本兒一樣的確，不用演出，也是成功的。

那裏而找不出譏諷式的笑，那裏面完全是喜劇型的笑，這個笑不是那被筆桿兒上的羽毛碰癢了嘴巴而引起的不自然的，神經作用的笑，這是一種被理智所激動，從內心所發出來的一種歡樂的笑。

當拉比塞回來的時候，我就問他你的劇本在各家書舖裏都有，可是為什麼不給它們全部合併在一起發表呢？他就很滑稽地作了一個很謙虛的回答。他說別開人玩笑了，那些東西也能算是作品嗎？要是真的印了出來，那麼有兩位先生——一位是文法先生，一位是修辭學先生——可一定要向我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了。我繼續婉轉地勸他完成了這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可是無論如何他老是不肯聽我的話。最後他火了，他說：再提一個字的話，我要請你別再在這屋子裏了。

可是我真聽了他的話脫離開這屋子嗎？不，我還是不放鬆這一個計劃，想盡方法的想說服了這位拉比塞先生。最後，在我向他告別的時候，他畢竟被我所屈服了。當我向他提出我最後的一次請求時，他說：「好罷，我答應你就是了」。不

過得由你將這些劇本公布於讀者之前，而且對於這次自不量力的嘗試你得分担一半的責任。

那就是我爲拉比塞寫這一篇序的經過，我素來對於我自己的作品，也從來不肯答應我的那些出版家替他們寫上一篇序，因爲懶惰是我的天性。而這一次的我肯不屈不撓的請求拉比塞答應我的要求，那正是證明了拉比塞的作品，實在具有一種魔力，使我不可遏止地羨慕着他的作品。

還有一個字，這個字一定可以叫拉比塞聽了之後跳了起來。他必定以爲我是在故意取笑他了，真的我曾經躊躇着不敢將這個字寫出來，可是，你要稱贊一個人究竟該稱贊到怎麼樣一個程度，這標準在今也提得非常之高，所以你就是祇想稱贊他到二十分，你也得在說出口的時候，說他已好到一百分不可。以前所謂的好，到了現在就該稱是實在的，非常好，十分好，那麼說來，我的羨慕兩個字，也不能算是過分估計了他本身的價值。

所以，我羨慕拉比塞，我羨慕師長一樣的羨慕他，這一次並不是名過其實的話，因為、藝術的境界越多，能為師長的標準也愈多。我們不必管小學校有多少級的等級，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不要去做一個小學生。尤其是在這一點，羅馬的凱撒(Caesar)的話是說得很對的。他說：「與其在羅馬當一個第二名，還不如在一個小村裏當一個第一名。」所以我喜歡樹勒羅曼(Jules Romain)，可是我更喜歡戴尼愛(Teniers)。我喜歡大克雷比翁(Crebillon Pere)，可是我更喜歡拉比塞。

我將拉比塞和戴尼愛兩個人名字攔在一起，這並不是偶然碰巧的事。他們二人的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路易十四也曾說，他們兩人天才也頗有相像的地方。第一他們兩人都有着諷刺式的作風，如果我們再仔細的比較一下，就更可以看出他們具有同樣細膩的聲調，同樣正確的表情，同樣活潑的動作。可是這些談諧完全引人笑的文章是用什麼作基礎的呢？那還是完全用事實來作為根據。你試將近代所有出名的作品中翻一下，能找出一部比「旅行」更有深刻的觀察的作品，或是最

比「憶世者」，或「種葡萄者」更富有哲學性的作品了嗎？好罷，拉比塞正有着十部以上具有那種力量的作品在他的著作之中，試想他既有着那麼高的喜劇天才，也還會沒有那種所謂「提高當代文學標準」的志願和雄心嗎？他在法國國家劇場中不過祇上演了一個劇本：「我」。雖然這地方的氣概多少使他有一點兒胆小而使他天生的特質，不敢儘量的發揮出來，可是那裏却有一幕極動人，極成功的一幕，那就是當那姪女爲了阻止他的叔父去娶一個極年青的女孩子，將她自己嫁了一個年老的丈夫以後所受的痛苦想告訴給他叔父聽。『那麼，他呢，你的丈夫呢？那自私自利的叔父問：——他嗎？他是很幸福了。——那麼還說什麼呢？』

大仲馬自己也沒有找到更好的。

「我」這個劇本是完全成功了。那麼拉比塞爲什麼不再重新嘗試一下呢？難道他那文藝的天才還過不慣那不許他穿了汗衫赤着足而靜止的氣候嗎？我相信它馬上就連靴子和長袍也會過得慣的。無疑地拉比塞決不會和我一樣的相信。所以他

重新將它帶領到熱的地方，在那兒它可以享受着很好的健康，同時有着極豐富的收穫。一切都計算的了，它果然到現在為止一起給了他一百六十多個孩子；其中有的是靠得住的，有的是不大靠得住的，雖然在法律上私生子是不許認親生的父親的，可是我可忍不住在這兒要發這麼一個問題：在拉比塞的作品之中那一部分是和他合作的那些人替他作的呢？

這個問題是格外的有趣，因為大部分的那些跟他合作的人也都是很有思想，而天才豐富的人，同時地們都有單獨的有過很大的成功，可是我曾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在他們跟拉比塞合作的作品之中，有些文章的格式和那些跟他一起合作的作品大有不同；而相反地在他的著作之中，無論在什麼地方，處處都有着同一的記號，同樣的標記，千遍一律，極容易辨別得出來，所以這樣看來，這些著作就全是他一人的著作了。用了什麼合作的方法他可以有這樣統一的成就呢？那我可以用很明白地來解釋這一點，因為我曾經和他合作過一個劇本，可惜那不是他最好

的作品！

下面就是我所要解釋的一段事實：

我們曾經一起做過一部很詳細的關於演戲的書。那與其說是我幫着替他用思想，出主意，還不如說是我是處於被動的地位，陪襯着他使他可以有較多的思想，因為他的思想之快實在和潮水般的湧着出來，簡直令我來不及等我自己產生出我的思想來。後來他就請求我允許他讓他一個子來寫這劇本，等寫好了之後再由我複看一遍，並且照我的意思整理一下。我當時就答應了他。於是就將有幾幕的最後幾部分略會改變一下，並且在有些地方分一下段落，那便是我的工作了我。我不敢說其他和他合作的幾位也和我的一般，不過或許大概看起來總也差不了許多。我們知道在任何的結合必定有一個是陽性一個是陰性。這樣說來，拉比塞便無疑地是說屬於陽性的了。

文章的格式便是這個人人格的表現。假使這句話對於一個作者是對的，那便

正應在拉比塞身上。他和他的作品有許多相像的地方，而他的作品也和他有許多相像的地方。無論是在他的生活中，或是他的劇本中，快樂的情緒就和一條河流似的滔滔不絕地，裹着最談諧的思想和最穩固的理智，最瘋狂的言辭與最精密的觀察，一塊兒夾着流出來。他祇須再略為具有一點正經的神氣，和一點道德家所不可缺少的苦味兒，他就可以獲得極崇高的聲譽，他不用鞭子，也不用板子，他不用裝成狠狠的樣子；假如他露着他的牙齒，那除非是爲了笑，絕不是爲了要咬人。他沒有如阿爾薩斯脫(Alceste)所說的那些激烈的怨恨；他就和雷涅(Ragnar)一般，寫文章就爲了自己娛樂自己，並不是爲了自己要滿足自己。這因爲他是天生的幸福人，就和雷涅一樣——或許更甚於雷涅，因爲他是幸福，不僅他本身是幸福，就連他周圍的人也一齊的感覺到幸福。他的人生從孩提時代睡在搖籃裏起就開始向着他微笑，假使，那生活是不錯的，它必定要繼續向他微笑着，直到最後一刻爲止！

(愛彌爾。奧尼愛 (Emile Augier 1820—89) 是法蘭西十九世紀的戲劇家，在社會劇的進化和小仲馬佔同樣的地位，他鮮明地反抗浪漫主義的人，排斥戀愛至上主義，他實是代表當時穩健的巴黎人的。他有很多的劇本；第一個時期的作品都是韻文的詩劇；第二個時期是散文的社會劇。)

給老伙伴——陸沉

——代譯者序——

在今年春天，偶而在令姊以芬處見了這本書，借回家去，當晚一口氣讀完了它，後來又連看了兩三遍，想譯一下，你也很慫慫我，但爲了心緒不寧，好幾次執了筆，又放了下去。

暑期中，你走了，我還未曾動筆，一直到你去後月餘，因腿病，行動不便無聊，乃決意譯書，當我病腿恢復自由運動時，譯稿也很草率地完成了。

可是因着忙和懶，始終沒有整理出來，後經戈戈兄閱讀後，決分幕刊載于戲劇雜誌，乃稍加整理，第一幕發表于三卷四期，第二幕發表于三卷五期，刊載後，接獲讀者來函，要求提前發印單行本，決意中止刊載。